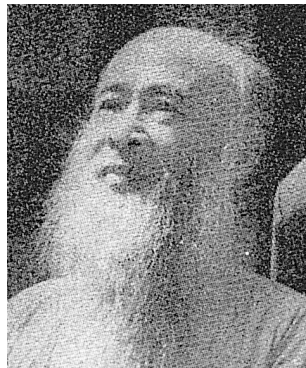


# 張大千傳

(四六)

—天地為師老更痴



王家誠

大千對心瑞探親一事的欣慰之情，表現在詩和父女二人繪畫的款識中。但他並非毫無戒心、不安的一面，從王之一的記述中可見一斑。

民國五十二年夏天某日，之一從聖保羅《巴西僑報》社回到八德園。大千滿臉嚴肅地告誡他，有大陸來的親戚，見面時少談國事。

之一隨即知道，大千口中的「親戚」，便是心瑞，之一叫她「四姐」；可能把大千所生子女排行在一起，心瑞行四的關係。

之一在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中寫：

「原來是大千先生的第四女心瑞，帶著大兒子自四川來探望老父，專程要來說服老父回歸大陸，即使是回去玩一玩也好。」

之一文中承認八德園中大千家人眾多，除與保羅有深交外，餘者根本分辨

不清；文中的心瑞「大兒子」，很可能把心智的兒子「阿烏」，或楊浣青的外孫「段聰聰」誤認作心瑞帶來的外孫。之一寫他和心瑞見面的經過：

「我偶然和四姐心瑞見面，她主動宣傳社會主義對新中國的貢獻，我只是默默地點頭絕不搭腔，她的宣傳攻勢未見生效，也就收場準備返回大陸。」

至於大千的態度，王之一說：

「大千先生當然不會聽她那一套了，而且勸她不要返回大陸，後來，她將大兒子留在外公家裡，自己仍舊回大陸去了。」（註一）

「她將大兒子留在外公家裡」，這又是之一的誤解。

對於心瑞攜女探親的事，大千接受傳記作者謝家孝專訪時，說得就比較透徹了：

他對他所鍾愛的長女心瑞，無時不

在思念，民國四十八年左右，他就讓雯波去信四川，約她有機會到香港會面。

五十二年夏天，知道她要前來香港，他不但到香港等她，更急得到朋友那裡拆字算命。

聽到鐵口直斷地說她一定出得來，他懸念的心放下一半。心瑞到港後，大千帶她再找那位朋友拆字時，拆字的說：

「我看妳自己更是三心二意的，妳不是單純的探親，恐怕還有工作的吧?!」

心瑞聽了，臉色頓時顯得難看，大千看在眼里，心中也不由得疑惑。

首先，他對她帶小蓮出來，而非他朝思暮想的長得像舅舅（按，可能像大千亡兒心亮）的外孫，已多少有些失望。

團聚不久，母女二人天天勸他回歸進步的祖國或回去觀光旅遊，使大千不禁想到拆字者的話，也想到最早被派到香港遊說他的四位子侄。

他告訴謝家孝：

「她母女初到巴西不久，就忙著把弄到手我的六張畫，毫不耽延的要打包寄回大陸去了。這件事令我們大家都寒在心底，可見她是有限期的逼得多緊。說來也可憐，我要責備她嘛！兩母女就哭哭啼啼抱怨，說我偏心囉！如今只愛跟在我身邊的子女，對大陸上受苦的親人

死活都不管……唉，我要真能不管就好囉！管要管得了嘛！」

談到聰明伶俐的小蓮。大千更覺得痛心：

「那個小娃娃，更是煩人。每天黏著我纏，不是要公公給她畫畫，就是要與公公合照。我明知有人授意，我問她妳這麼小，又看不懂，要公公的畫做啥子？她說公公的畫是寶貝，我要來寄回去有用！兩母女是毫不掩飾有求而來的，到底是自家人嘛！我又何忍峻拒！」  
(註二)

△ △ △ △ △

告別心瑞母女，離開香港的大千，並未直飛巴黎與有守會合，而是經紐約、返巴西，對農曆三月下旬到四月初的德國科隆個展稍作準備，才重上征途。

科隆個展的促成，相當偶然。民國四十五年在郭有守寓所邂逅的周仲錚，是這次展出的媒介。

德國科隆阿佩魯斯大街五十六號有家不太起眼的小店——賣中國古董，兼作畫廊。主人李必喜是在中國住過一陣子的德國婦人。她對張大千頗有耳聞，一再主動地求周仲錚設法邀請大千展畫。

這樣一家小畫廊，諒大千也不會答應；周仲錚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請郭有守代邀，不料大千竟滿口應承。

大千夫婦在有守陪同下抵科隆時，已經是農曆三月二十五日了，第二天，大千的兩個女兒也由巴西趕來；可見大千一家對科隆興趣濃厚。

其時中、法兩國已經斷交，郭有守的新職——據留學德國的大千表弟喻鍾烈所記為「巴黎聯合國文教組」的中華民國代表。

農曆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預展，漢學家、收藏家、博物館長，及來自各地的大千桃李，把小畫廊擠得水洩不通。沒見過中國畫家當眾揮毫的外國人，除爭看大千風采，對他畫竹，更嘖嘖稱奇。科隆市長於二十七日上午到場參觀，並在萊茵河的客輪上設宴，招待大千一行。這給了畫廊主人和周仲錚靈感，農曆四月一日（陽曆五月十日）大千六五壽誕，也選在船上慶祝。船在萊茵河上航行了整整一天，祝壽蛋糕有一碼多高，大千用刀切下，歡聲雷動，船上人見到大千長袍東坡帽的粧扮，紛紛議論：「這怕是一位希臘教士吧？」

大千弟子、後輩一一叩頭拜壽，隨行的德國人覺得新奇，也上前叩頭行禮，並請求大千在展覽目錄上簽名，大千興致甚佳，簽名後又在空白的地方畫上幾筆，使這些外國朋友大表感激。

李必喜的畫廊雖小，但展出作品不

少，竟達五十件之多，均被訂購一空。德國名藝評家W·斯伯塞及H·勃克，都有專文介紹。

到伯恩拜訪中國古物收藏家史坦因比絲夫人、到荷蘭阿姆斯特丹賞鬱金香，及參加表弟喻鍾烈和德國女友的婚禮，都是此行的附帶節目。

鍾烈係黃花崗烈士喻培倫將軍之子，婚禮晚宴中，女方親友見有來自遠方的親戚，莫不感到驚奇。大千與鍾烈夫婦當即訂下八德國之邀，在純中國式的南美花園裡，除可以吃道地的四川菜，還可以在孩子的歌聲舞影中大啖巴西烤肉。

此外，這年秋天，大千作品又先後在德國弗郎克府博物館、手藝博物館展出，展覽規模可觀，揭幕禮均由有守自巴黎前來代表大千出席。（註二）

五十三年初夏大千由歐洲飛往日本，和始終未能痊癒的眼疾有關。送心瑞到香港時，有人推薦日本醫科大學樋渡正五教授，據說已研究出治療糖尿病導致眼疾的新法。

經過仔細檢查，樋渡教授診斷大千除白內障外，並有眼血管硬化、眼底出血等症。花了近一個月時間以針藥止住眼底出血，同時為他推介巴西和美國的醫生，以便回到美、巴等地，可以繼續

治療。

寄寓橫濱偕樂園期間，他作了幅山水畫，寄贈遠在德國的鍾烈表弟，作為結婚的禮物。

回到巴西時已經是農曆四、五月之交了。檢視舊作，一幅三十年前的〈仿石濤山水〉，引起他無限的感慨。

也許是習畫者多半會經過的階段；學習某家務求深入堂奧，等到想建立個人風格時，才苦於無法完全擺脫前人的作品的影子，他也不能例外，他重題畫上：

「此予三十年前所作，當時亟意效法石濤，惟恐不入，今則惟恐不出，書畫事與年俱異，蓋有不然而然者矣。」

甲辰四月展觀點染數筆因題。爰翁。（章十九已引錄）

仿作原款：

「足跡不經千萬里，眼中難盡世間奇，筆鋒到處無迴顧，天地為師老更癡。」

大滌子本，大千居士臨之。」

三十年前的張大千，足跡多在國內名山大川，最遠到過日、韓。如今遍及四海；推測於復題之後，再錄石濤名句，意在顯示新的人生經歷和新的境界：

「流水含雲冷，漁人罷釣歸，山中

境何似，落葉鳥同飛。」

再錄大滌子句。」

不過「再錄」之後並無年款，究竟屬於初題或復題，實難斷定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農曆五月下旬，大千復由巴西飛往台、日。

應張目寒之邀，遊覽台灣橫貫公路；重點在太魯閣天祥一帶。

千年神木、天半飛瀑、腳下山鳴谷應的澗水、天祥園中的老梅，無處不使他流連忘返。他想到初遊橫貫公路的一段話：

「行遍歐西南北美，看山須看故山青」；他甚至想一年一度前來和目寒攜手遊山。目寒則希望大千能像紐約展出的荷花、科隆展出的青城山那樣，把橫貫公路畫成巨幅通景屏，以供臥遊。

兩個月後，目寒願望終於實現，大千在所賦山景七絕五首外題識：

「甲辰五月予自南美還歸台灣，與目寒二弟重遊橫貫公路，弟數乞畫，未遑應也。頃居日本，復數來書督促，始為成此。附五絕句，不足言吟詠，以記一時之樂云爾。七月二十二日橫濱偕樂園中，兄爰記。」（註四）

遊山玩水之外，大千這次返台，也有些沉重的心事。

到石牌榮民總醫院檢查、醫治心臟疾病，跟他四處求醫治療目疾一樣急切。

五十二年農曆十月三日，舊王孫溥心畬因鼻咽癌病逝於台北中心診所，享壽六十八歲。從北平相識至今，已歷三十餘寒暑，萃錦園、頤和園中，合作繪畫及詩酒唱和之樂，常在大千心中。於是會同心畬遺屬到陽明山第一公墓焚香祭奠，以盡朋友之義。

拜墓之行由心畬長子溥孝華陪同，含淚獻花，行跪拜大禮之後，他告訴隨行的家人：

「這位已故的溥伯伯，是有名的大畫家，人家說他與我在國畫上有貢獻，他的造詣很深。」留影時，他堅持不能背對好友之墓，以示尊敬。

因二十五年西安兵諫被禁的張學良，限制已逐漸放寬，張大千得當局首肯，有機會前往北投探視闊別二十七、八年的老友。事先得知消息的學良，興奮地等在門口迎接大千。四目相視，兩人皆已成翁，頓時熱淚奪眶，恍如隔世。

學良被禁後，早年由元配于鳳至陪伴，其後于氏因癌症赴美就醫，便一直由紅粉知己趙四小姐與他同甘苦、共患難地廝守著；使大千深為感佩。他勸學良和趙四小姐何不結為正式夫妻。學良



圖一 張學良、趙四小姐晚年合影

很以為然，便徵求遠在美國的元配，同意離婚，於陽曆七月四日在台北舉行婚禮（圖一），使大千感到欣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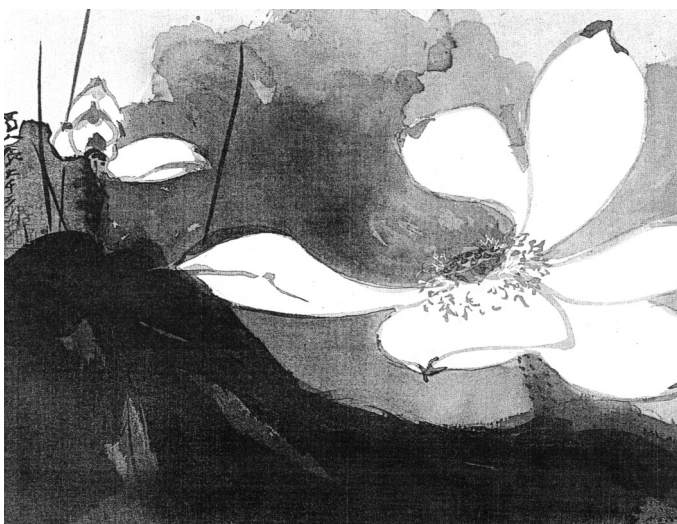
《張大千九十紀念書畫集》中，刊有〈花卉山水〉冊六幀，據註此冊原有十幀，早年即佚其二，集中僅選刊六幀。為張學良女兒張閭嫻的夫婿陶鵬飛教授所收藏。冊中〈沒骨粉蓮〉、〈葡萄〉、〈白蓮〉和三幅山水，筆墨精純，更顯示他病日後所發展成的潑墨潑彩技法，已經達到收放自如的境地，和前述〈大千狂塗〉（十四幀冊）及〈青城山通景屏〉迥然不同。（圖二、三）

農曆五、六月之交，大千結束台灣之旅再度赴橫濱的目的，除了治病、托製牛耳筆外，並受托為僑領李海天作〈張翰秋思圖〉，為目寒作前述〈橫貫公路通景屏〉。

從農曆六月十四所題〈日本女護士畫像〉，不難看出張大千對少女的興趣至老不衰：

「偶撫柔肌偶不辭，偶然雲鬢拂霜髭。偶逢半面天花散，不念維摩病不支。」後識：

「元微之云：『牆花拂面惟吾樂天知



圖二 張大千五十三年作〈白蓮〉

之耳』。頃者病中偶思弄筆，遂為晉三寫此，並效定庵體戲為一詩，其有牆花拂面之故轍乎？晉三定當啞然失笑。甲辰六月將望。」（註五）

張大千告訴台灣記者，牛耳筆毛，是特地從倫敦買來的（後稱購自南美），由牛耳內精選的毫毛。說是「九牛一毛」，一點也不誇張；二十萬頭牛才選得到一斤毛；製成筆後彈性特別好。能作這種筆的日本筆莊也不多，他選了玉川堂、喜屋兩家代製，作五十枝的工錢就花美金七百多元。



圖三 張大千五十三年作〈湖山小景〉

「藝壇主盟」——他多年前就為牛耳筆命了名，並吟詩贊賞：

「雄師百勝恣橫行，執耳升壇眾與盟，所向從來無勁敵，敢從紙上笑書生。」（註六）

大千以愛筆兩管寄贈留在大陸的好友謝稚柳：

「藝壇主盟，大風堂選毫，此牛耳毫於南美得之，製成寄上稚柳吾弟試用。大千居士爰，甲辰七月客江戶。」

猶記某年，他在東京接到宛君從北京來信，希望大千寄些衣服給她。他知道她最愛漂亮衣服，於是買了許多艷麗的時裝寄去。衣服收到了，稅高得很；她來信抱怨大千沒良心，在香港寄東西給兒女時，都是先代為完稅再寄，獨對她不然。

大千被抱怨得啼笑皆非，英國和中共早經建交，其時日本尚未，他在回信中幽了一默：

「敝人旅經日本，此處與貴國沒有邦交，自無義務代貴國收稅，所以敝人未能代妳完稅後寄物，令妳如此麻煩，殊深歉然！」（註七）

只是大千萬沒料到區區兩枝毛筆，竟過了整整十年，才到了稚柳手裡。其時歷經磨難的稚柳已年高六十五歲，正巧跟大千寄筆時同樣歲數。

從民國七十二二年收到大千謝世噩耗

後，稚柳所寫的〈巴山池上雨，相見已無期〉一文，令人充份體會到意識形態所造成隔絕的悲劇，何等沉痛：

「文化大革命前，大千曾採集南美的牛耳毛，在日本製了兩枝筆送我。當十年以後我收到這兩枝筆時，心情是難以形容的。我寫下了這首詩：

『十年風腕霧饑眸，萬里思牽到雀頭，英氣何堪搖五岳，墨痕無奈舞長矛。蠻箋放浪霞成綺，放眼飄搖海狎鷗，休問巴山池上雨，白頭去日苦方α。』

這首詩，後來大千是看到了的。如今是『休問巴山池上雨，白頭相見已無期』，平生風義，死生契闊，永別了。」（註八）

亞洲、歐洲、南、北美，經過將近半年的奔波，中秋節前後，大千始回返八德園中。

△ △ △ △ △ △  
在大陸，大風堂門人有完整的同門錄。

大千過世後，研究大千的學者李永翹，訪問或收集大千門人所撰寫的紀念性文字，連同大千親友、家人撰文，編輯成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。離開大陸後，地區遼闊，門弟子散居世界各地，遲遲未見同門錄續編，因此許多弟子的受業情形與行誼，僅散見於大千文集和

媒體報導之中。例如：

四十年春在香港拜師的謝玉岑姨妹錢悅詩，拜師未久便返回大陸。著名京劇演員俞振飛寓居香港期間，妻子黃蔓耘拜大千為師，民國四十四年隨振飛回大陸時，大千將畫扇一柄交振飛：

「你夫人拜師之後，我也沒有時間教她，深感抱歉。這把扇面雖然是送你的，但我特地把山水中各種不同的樹木的畫法都畫在裡面，這把扇面，亦可作為畫稿。」（註九）

大千居住印度大吉嶺時，有兩位門人背他而去，大千為之心寒，詩題姑隱其名，只寫〈兩生〉：

「置腹推心比一身，解衣推食異情親；平生錯許冠英器，容散何嘗見一人。」，另外一首〈趙趙〉，詩意所指似乎也是那兩位門人：

「窮山竄跡萬緣空，挽臂思捐射日弓；何必傳薪有恩怨，解人吾許一逢蒙。」（二詩前均引錄）

大千題畫詩中，在台灣中提到四十年八月孫雲生陪遊張銳的嶺頂「覺園」，四十二年陪去北溝故宮博物院賞畫的門生唐鴻。詩集中刊有在港為門人林建同、匡仲英題畫詩。其他，在日、美、法各國也均有弟子在他往遊時到寓所或旅邸謁見。

據《台灣》雜誌報導，在八德園中，每日隨侍請益的弟子有十餘人。

自承連大千子侄都認不清的王之一，對這十多位入園受教的門弟子，自然也無法一一記認，但是他對帶著妻、兒首先到八德園的孫雲生的好學精神，以及難耐不能抽菸、沒電影可看、沒牌可打發日子的孫太太，都留有深刻的印象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六一。
- 二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五八、二六一。
- 三、有關科隆個展見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頁二七四（八哥小記），周仲錚撰、頁二八一（我的表哥張大千），喻鍾烈撰。
- 四、《臺灣》五十四年五月號頁九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五一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二九。
- 七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八四。
- 八、《大成》期一一五頁一一。
- 九、《張大千生平與藝術》頁二七〇（大千先生二幀「戲畫」，俞振飛撰）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聯合報》（九一、六、八）。
- 二、三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六七之三、四。

